

● 长篇报告文学

锦州之恋

——记锦州市委书记张鸣岐

邢军纪 曹岩 著



● 长篇报告文学

锦州之恋

JINZHOUZHILIAN

——记锦州市委书记张鸣岐
邢军纪 曹岩 著

京新登字 117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锦州之恋/邢军纪等著. —北京:解放军出版社, 1994

ISBN 7-5065-2550-X

I. 锦… I. 邢… III. ①报告文学—作品集
—中国—当代②张鸣岐—生平事迹 IV. 125

书 名: 锦州之恋

著 者: 邢军纪 曹 岩

出版者: 解放军出版社

[北京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/邮政编码 100035]

排版者: 北京市泰能照排中心

印刷者: 北京宏伟胶印厂印刷

发行者: 解放军出版社发行部

经销者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87×1092 1/32

印 张: 7.75

字 数: 166 千字

版 次: 1995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1995 年 1 月(北京)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1—10000 册

书 号: ISBN 7-5065-2550-X/I · 289

定 价: 7.00 元

引 子

1994年7月13日。辽西锦州。

锦州已经寂寞了许久。

就在这一天，一场罕见的大水袭击了它。

也就在这一天的夜晚，在黑夜和黎明交接的时候，锦州市牺牲了一位市委书记。

市委书记名叫张鸣岐，今年49岁。

目 录

引 子

- A 章** 团圆饭·飞雪迎春到·选举
风波·锦州,一个让人感到
沉重的城市·车过黑山 1
- B 章** 父母有,咱们才能有·从背
面看事物·一枝一叶总关
情·咱们得一起唱国际歌 22
- C 章** 连砍三板斧·领导干部就是
锦州的骨骼·又找到了当年
的热情·锦州响起鞭炮声 40
- D 章** 拥军书记·新添一种病叫糖
尿病·儿想母亲日夜愁·哪
里有危险,哪里就有他·苦苦
菜帮了我们的忙,也救了鸣岐
书记的命·他是那种只要和
他一接触你就会忘不了的人
·他为人民的苦难而哭泣·
一个社会上越来越少的人 53
- E 章** 他是最瘦最瘦的猫·这个漂

	亮的姑娘配我们的鸣岐 最合适 · 11 平方米的小 屋住了 16 年 · 对家里人， 他就是太绝情了 · 有的人 是用一件事来证明，他是 用一生来证明	92
F 章	一份紧急情报 · 富民强市大 讨论 · 谁说不管就是市场经 济 · 六去凌海	108
G 章	他要寻找这样的典型 · 锦州 钢厂的故事 · 再打一次辽沈 战役 · 共产党又回来了	128
H 章	从中午到现在，他只吃了一个 豆沙包 · 大凌河是一条 怪戾的河 · 端坐在闷热的 夏夜里，他把自己思索成了一 座雕像 · 不亲自到第一 线看看，他心里不踏实	144
I 章	要是不砍树的话，张书记还 不能没了呢 · 没人管的大堤 · 我们是领导，再危险也得 走 · 生命的最后瞬间 · 于是 他们一齐喊：张——书——记—— · 最初的救援	163

J 章	救援日志之一,之二,之三	194
K 章	离不开电视机·张书记找 不着,工人睡不好觉·四个 小故事·诗歌创作和民间 传说·这次不出事,下次还 是他·永久的记忆·风雨 送春归·锦州之恋	225

A 章

团圆饭·飞雪迎春到·选举风波·锦州，一个让人感到沉重的城市·车过黑山

1994年7月12日晚上，张鸣岐全家吃了一顿团圆饭。

7月13日，省里要召开市一级干部会议。张鸣岐家在沈阳，于是就先回到家，第二天再参加会议。

说是团圆饭，这是后来他的家人和笔者的理解。就在这次和亲人团聚之后，张鸣岐便永远离开了他们，化作缕缕清风和朵朵白云，守护着他日思夜想的锦州，守护着他亲爱的辽西大地。

过去在市里工作的时候，张鸣岐就很少和家人在一起吃饭。那时，张鸣岐回家时孩子们早已进入梦乡，第二天，孩子们上学又走得早，虽说是一家人，却很少见面。家里对张鸣岐来说就像旅店，他不过是行色匆匆的过客，是一个签有永久居住权的旅人。家又像一处港湾，他就是浪迹波涛间的船舶。只是他在这港湾的时间委实太短了。他永远是行色匆匆，不管是像旅人还是像船舶，他永远是忙，是急，是累。

饭菜端上来了，一半是热，一半是凉。一半是生，一半是熟。热的熟的是孩子们爱吃的，他有糖尿病，又是天生的苦命人，于是只爱吃苦苦菜、吃黄瓜沾酱，还爱吃豆腐。这是他

永远的食谱。苦苦菜在沈阳叫‘切麻菜’，是一种野菜，它的学名叫苣荬菜，别称“匍茎苦菜”，菊科，多年生草本，叶子长椭圆状披针形，秋季开花，黄色，舌状。生长于路边，田野，为世界广布种，叶子可供食用，也可作饲料。妻子王桂香知道他爱吃这种菜，于是就特意从菜市小摊买来，把它洗好用塑料袋装起来放在冰箱里，等丈夫回来可随时拿出来食用。吃这种菜的时候，与之配套的是东北大酱，北京人叫黄酱，是用上好的东北大豆制作的糊状物，水灵灵的苦苦菜蘸着这种大酱，苦苦的，辣辣的，香香的，能品尝出整个故乡的情韵。张鸣岐偏爱故乡的大酱，特别爱吃母亲亲手制做的这种酱。每年的一定时候，家里人便从哈尔滨给他捎来一罐大酱。可惜，母亲做的酱他带到锦州去了，这顿饭没有故乡的大酱。他吃饭的时候，手抓鲜嫩的野菜便想起了那罐酱。那酱已经吃了一多半，他得省着吃，于是他便没有随身带回来。但这苦苦菜实在太喜欢人了，如果有那种酱他会美美吃上一顿饱饭。

吃苦苦菜的时候他想起了母亲做的大酱。他想起了母亲做酱时的情形。母亲一辈子没有工作，只是家庭妇女，但她是世界上最好的母亲，她做的酱也是世界上最好吃的酱。他想起母亲做酱时快速上下挥动的手，那双粗糙的冬天裂着血口的手。秋天，正是焐豆子的季节，那些精选好的圆滚滚的大豆在母亲的调理下变成一块块酱砖，长着寸把长的白毛，铺蒙上雪白的纱布，然后放到雪白的冬季，进入长长的制做过程里，一直到第二年春夏，才能最后完成。张鸣岐至今还记得他曾帮母亲凉晒豆酱的劳作，他用木棍套上木板，就像舂米一样把饼捣碎，汗水顺着脖子流下来的时候，母亲便慈爱地给他揩汗。母亲最爱干净，别人家晒的酱大都

长蛆虫，只有母亲做的酱从来没有，又干净又好吃。张鸣岐爱干净，只有吃母亲做的酱，他才觉得吃的安稳，牢靠。

虽然是一小罐大酱，它的制做却需要整整一年的时间，其中凝聚着母亲几多辛劳，几多思念。家人知道他生活清苦，嗜好无几，于是便把这注意力集中在这大酱上。年复一年，在一定的时日，便把这大酱送到张鸣岐的餐桌上。

可是今天却无母亲做的大酱。

而只有母亲做的大酱才最好吃。

新酱还没做出来。

当张鸣岐成为锦州永远的黎明时，远在千里之外的老母亲看着将要做好的大酱不禁老泪纵横：儿呵，你就这点心愿，妈也没有满足你呀，妈对不起你呀……

饭菜端上来了，女儿雪松抱着小猫毛毛从屋里走出来。雪松今年二十二岁，高高的个子，大大的眼睛，是个漂亮的东北姑娘。她现在自费在辽大外语系学习。这些天，她常常为毛毛和它的母亲打架而犯愁，于是她就充当调解员，当毛毛和它的母亲打得不可开交时，她就把它它们分开，而且很坚决地采取批判态度训斥毛毛。

儿子海涛也默默坐在了饭桌前。他的忠厚朴实很像父亲，只是比父亲多了一副眼镜，这使他更加文静，羞怯。海涛比姐姐小三岁，生他时，父母还都在黎明机械公司。妈妈是在哈尔滨奶奶家生的他。那时父亲就已经忙起来，他是车间的党支部书记，已经没有白天没有黑夜的忙厂里的事了。如今要多一口人了，怎么办？张鸣岐便想把孩子放在老家由老人照看。他怕爱人受不了，便事先给家里写了一封信，信中说，他们都是双职工，他又整天不着家，桂香一人带个孩子已经够忙了，如今又添一个孩子，说啥也顾不过来，想来想

去还是把孩子放在家里为好。怕桂香一时接受不了，就不要先告诉她，等他回去再慢慢做工作……

孩子生下来之后，婆母就问她：怎么办？你一人带得了吗？王桂香说，不带怎么办？那就吃劳保，反正鸣岐是指望不上了，我就一个人带呗。那些天，孩子的姑姑也都问她带孩子的事。她们都想让孩子留下来，怕王桂香不愿意，只得迂回着说。后来王桂香无意中发现了这封信，才知道了鸣岐的意思。后来鸣岐又专程从沈阳来哈尔滨做她的工作，为了照顾好鸣岐的工作，为了他没有后顾之忧，她只好忍痛割爱，把出生才四十九天的孩子放在婆家。

这一放，便是小海涛的整整一个童年。

张鸣岐无忧无虑地忙工作的代价就是王桂香离别待哺的儿子，对儿子来说就是一个没有父母在身边的童年……

海涛毕竟长大了，个子也抽条了。他有点晚长，就和当年的父亲一样，张鸣岐就长得晚，上学的时候他几乎是班里最矮的，从小学到初中，同学们都叫他“小朋友”，他似乎总那么矮，又小又瘦，小可怜的样。谁知道他以后却长成高高大大仪表堂堂的男子汉。虽然“小朋友”个子小，学习成绩却一直名列前茅，从小学到初中，他都是班干部。上中学时，他所在的哈尔滨三中是市重点，加上他学习好，以后考大学不成问题。但由于他家子女多，兄妹六人，他又是老大，为了减轻家里负担，他放弃了将来考大学的打算，报考了哈尔滨航空工业学校，这样，他每月可有十多块钱的伙食补助，并且一毕业就可以工作。从学校毕业后，他们一块来沈的有三四十人，他是带队的。若干年之后，这批人只剩他和另外一个同学两个人，那些同学都想方设法调回了哈尔滨。而另外一个同学前年也因患肝癌去世了。这批同学只剩他一个人，并

且永远留在了辽宁大地上。

这顿饭吃得喜喜庆庆的，虽然没有七碟八盘的菜肴，却有的是浓浓的亲情。虽然没有张鸣岐爱吃的大酱，却有绕膝的一双儿女。看到儿女长大了，出息了，他比吃什么都高兴。儿女是他的掌上明珠，他爱他们。雪松和海涛都记得，每每他们上学离家的时候，爸爸总是嘱咐说：小心点，注意安全呀。有时女儿回来晚了，他会很着急。在这样的时候，他不是市委书记，而是一个父亲，一个普普通通的父亲。

父亲让你感到威严或者害怕吗？

笔者问。

女儿雪松说，不。我们是有点……怎么说呢，但不是怕。我们并不怕他，而是觉得他有点严厉。实际上说严厉也不太恰当。比如他打开电视机的时候，只要看到有他爱看的电视节目，比如相声什么的，他就会哈哈大笑，招呼我们赶快去看。倘若在报纸上或在书上看到好文章或好故事，他会给我们绘声绘色地讲，推荐给我们看。他实际上是认真。他对什么事都认真。爸爸并不让我们感到可怕。唯一感到有点那个的是怕他的认真劲头……

吃饭的时候，张鸣岐像往常那样问过两个孩子的学习情况后，又问妻子王桂香的工作情况。王桂香如今在沈阳一家饭店工作。张鸣岐从不会拉家常，尤其不会给自己的亲属拉家常，但是，要是谈工作，要是给老百姓谈话，他却有唠不完的咯。因此，在饭桌上谈话，就很像在会议室的气氛。简短的问话之后便是简短的回答，三言两语，待准确的定位之后便转移另外的话题。

你们到了哪里，可不要说你们是张鸣岐的孩子，记住了吗？

记住了，爸爸。

海涛说。

爸爸，看你，人家早就记住了。

雪松说。

这句话从小他们就谨记在心。很小的时候，他们不理解爸爸的嘱托，觉得很奇怪。为什么不让说？小雪松问。爸爸给她解释，她听不懂。反正从小她就给别人说，她的爸爸是工人，她是工人的女儿。从小学到中学，同学们谁也不知道她就是张鸣岐的女儿。而海涛也是这样，只是在上中学时，有一次上体育课，一个校办厂的工人喝醉了酒，便在操场上捣乱。当时学生们都吓得四散而逃，只有老实木讷的海涛没有躲，那人就挥舞着铁锹向他拍去，把他的肩膀胳膊打得青紫。海涛被打，派出所去他家询问情况时才知道他就是张鸣岐的儿子。张鸣岐当时是沈阳市政法委书记，是主管政法公安口的最高领导。有人说，这下那个工人算是撞到了枪口上，不是进局子就得吃官司。而张鸣岐知道后，就给躺在病床上的儿子说，你要是能起来，就坚持上学去，要不人家感到很严重，压力就越来越大。张鸣岐还找到派出所，说孩子的伤很轻，已经没事了，对那个酗酒打人的工人批评教育一下就行了。这是他们唯一暴露父亲名字的一次。

对于雪松和海涛来说，这是父亲赠送给他们的最后一句话。

第二天，张鸣岐从家里径直去了会场。中午12点多，他利用会议的间隙给家里打来电话，说锦州有急事他得赶快回去。当时王桂香上班还没回来，接电话的是雪松。雪松问爸爸什么时候再回来，张鸣岐在电话里告诉女儿，说他很快就赶回来，省里还正开着会呢。女儿问他到底那天回来，他

说，后天吧。

打电话这一天正是7月13日。

张鸣岐这一走，再也没有回来。

张鸣岐在会上得到辽西普降暴雨，锦州将要受到大水袭击的消息后，中午连饭也没吃，便急急驱车向锦州飞驰而去。

三菱吉普迎着滚滚雷声，钻进雨幕……

1993年11月底，张鸣岐被辽宁省委任命为锦州市委书记。

赴任这一天，正赶上天降大雪。原辽宁省副省长、现任省人大副主任的陈素芝看窗外飘起鹅毛大雪，便给张鸣岐打电话，劝他改天再坐火车去，这样安全些。张鸣岐在电话里说，谢谢老领导的关怀，不想再改日程了，已经给锦州那边说了今天去，既然定了的事，咱下刀子顶锅也得去哇。

他是顶风冒雪去锦州走马上任的。

他走进了一个意境。

很像是“风雨送春归，飞雪迎春到”的意境。

不是飞雪，就是风雨，他的锦州之行隐约着一种暗示。

同时也是他生命的写照。他在大雪飘飘冰封大地的时令去锦州赴任，给锦州带来新的希望，又在风雨中终结了生命，魂归凌河。

有人说，这句诗是毛主席特意给他写的，因此，他走不出毛主席为他规定好的意境。当他为锦州人民以身殉职后，民间到处流传着他被毛主席召到天上当接班人的说法，还有的说一向严格要求干部的毛主席经过天上地下的深入了

解，最后才选定了他，是毛主席把他召了去。

张鸣岐的生命过程浸透着风霜雨雪，浸透着生命的沉重。

他是担负着双倍的沉重去锦州的。

1992年秋，长期在省政府工作的张鸣岐被任命为沈阳市副市长。在此之前，他曾在黎明机械厂最基层的车间里当过学徒工，当过车间党支部书记，就和当年焦裕禄的履历一样，是从工人队伍中走出来的党的干部。后来他成为黎明厂的团委书记。

黎明厂是个军工企业，它的代号叫“410”，这是个几万人的大厂。在几万人的大厂里脱颖而出，并不是件容易的事，而又在百万人的大沈阳中脱颖而出，就更不易。关于他在黎明厂的作为，现在在辽宁省公安厅政法部任副主任的韩学军回忆说：我和鸣岐认识较早。记得那是78年，在这之前，张鸣岐似乎并不为人知。而78年之后，好像他负有使命似的，他的成长伴随着一个新时期的出现。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，为了适应党的工作中心转移，团省委决定在城市的厂矿企业中开展青年突击手活动。我当时在团省委青工部工作。因工作关系，也因搞这个活动，才和沈阳市几个典型企业联系得多一些。记得几个典型中，黎明厂是较突出的一个。那时张鸣岐在黎明厂当团委书记，他抓工作特别细，认真，扎实，全厂青年生龙活虎，活动搞得有声有色，工厂党委对团委的工作非常满意。

沈阳市机车车辆厂工会主席王洪涛说，张鸣岐在410厂当团委书记的时候，我也是我们厂的团委书记，经常到他们厂参观学习，和鸣岐的私交也很好。他本人很实在，并没那么多的花架子，虚里冒泡的事情他不会搞。他抓的东西就

是实在，结结实实地让人可信，因此大伙都服他。

韩学军说，79年5月，团中央青工部长张宝顺来沈阳，我陪他到黎明厂，那天正是张鸣岐汇报工作，张宝顺听了很满意。那年团中央在黎明厂开了全国共青团组织工作经验交流会，高占祥当时是团中央书记处书记，他亲自参加了会议。年底，团中央又在沈阳开了全国青年工作经验交流会，黎明厂又在会上做了重点发言。会议上，大伙对黎明厂团委的经验反映很好，也称赞张鸣岐会抓工作，善抓工作。我们团省委的人也给张鸣岐开玩笑，说他们厂是“经验制造公司”。由于他工作突出，当年被评为共青团十大代表，他被提拔为厂的工会主席，党委常委。不久，他又调到沈阳市工会任副主席，82年5月调到团省委任副书记。这时我们就是一个单位了。当时是王巨禄任书记，祝春林和他都是副书记，他们三个人在一起搭班子。我是巡视员。过了一段时间，我先去省委党校学习，以后张鸣岐和祝春林也去党校了，从84年到86年，他俩都是同班同学。去党校之前，张鸣岐已经接到了省政府的任命，调他到省交际处当处长。这次调动，由团省委副书记而去省府当一名处长，是平调不说，而且还是由原本宽阔的视野转向窄狭的定向性很强的岗位，这是许多干部不太愿意的。但是张鸣岐很愉快地服从了。后来上级发现了这样安排似不妥，便调整为办公厅副主任兼交际处处长。张鸣岐似乎对干部的升迁和沉降并不敏感，他总是说，我什么都能干。所有了解他的人也都知道，他干什么都能干好。

韩学军从党校毕业后便调到省工会办公室任副主任。而十年后的现在，他才是一个正县级干部，他已不年轻了，人也长得有苍桑之感了。但韩学军并不后悔。他说，人家鸣

岐从来就不讲究职务高低,和他在一起,你不会注意自己的职务,而只会注意自己的工作。

陈素芝当副省长后,负责全省的人事、编制委员会、民委、民族宗教、公检司法、民政、安全、对台办、信访、机关事务管理局等18个厅局。这时,张鸣岐被任命为省政府副秘书长,负责协助陈副省长工作,这样,韩学军从88年又和张鸣岐在一起工作,一直到90年4月。

1992年8月,张鸣岐被任命为沈阳市副市长。由于是省里任命的,到了93年3月的时候,还要参加市里的换届选举。

张鸣岐初来乍到,倘要参加选举,将会遇到别人所没有的难度。一是时间短,满打满算,也只有7个多月的时间,别的竞选者都是长期在本市的‘坐地户’,他们和选举者相互间比较了解,这是张鸣岐所难以企比的。

选举对每个竞选者都是一道关隘。张鸣岐和别的竞选者一样,他感到压力很大。他曾对韩学军说,他怕选不上。当时几个要好的朋友们还安慰过他。

既然选举是件大事,那就不可等闲视之。3月份选举,而3月份之前正是春节,而春节正是走亲访友联络感情的大好时机,机不可失,失不再来,谁都明白,春节里的每一天,都像是砝码,只要抓紧每一天,便会加重成功的份量。

但是,张鸣岐却提出春节回哈尔滨!

听说他要回哈尔滨过年,朋友们都劝他,眼下正是拉选票的紧要关头,你咋能走呢?

张鸣岐说,平常,咱们在一起最看不起那些削尖脑袋不顾一切向上爬的人,觉得那些人没有人格,没有人的尊严。如今,轮到咱们了,咱咋好意思为自己去拉选票?我说不